纂圖互註荀子

四

纂圖互注荀子卷第七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天下用之利者無說於國制持字耳）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勢之最利者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有國不如無國）齊也及姜其綦逆索爲匹夫不可得也（綦謂窮極而峻）齊湣宋獻是也（[illegible]齊湣王爲淖齒所殺宋獻宋君謚也爲齊湣王所滅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自以各私爲謚故與礼不同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爲者必然速也（勢利以義守之）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所宜謹慎擇之）仁人之所務白也故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提國也言挈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礼義而行言所務皆礼義也無以害之故仁人所務皆以爲礼義也）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擽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擽然落石貌扶持其心扶持其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且若是其固之也）之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其所與共爲治政之人則皆用義士如伊呂之徒比者也）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穆王訓夏贖刑之類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志意也主所極信率羣臣歸鄉之者刑措義之志意故不懷不義之意也或曰志記也舊典之有義者謂之常經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當爲基其然也言以義爲本也綦音其九反）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仲尼誠能義乎志意又加之以義行言志意及立身立行皆曰義行下孟反）著之言語（以義著言語語謂所論說皆明義也）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

世（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申亦重也既爲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間隙終始如一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部當爲剖謂開發也仲尼匹夫但著空言猶得不隱乎天下今若以顯諸侯行義必如日月雷霆）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齊當爲濟以一國皆知行於義一朝而名聲明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以鄗皆百里之地（亳湯國都鄗與鎬同武王所都也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非有他道而皆濟於義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有德從義但未能濟極盡之耳）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

（天下之理謂條理者略有節奏矣也）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諾成也已不詐也禮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信乎天下謂若齊桓不背柯盟之比也）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約也皆知其可與要約不欺也要一堯反）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謂若伐原命二日之糧不降而退之比也）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與相親與之國謂若齊桓許赦曹衛不遂滅之爲已利之比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綦極當作基）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伯讀爲霸又如字諸侯之長爲伯春秋左氏傳諸侯皆爲伯也）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盡脩其本也）非致隆高也（雖有名德如堯舜禹湯之賢崇高也）非綦文理也（言其雖雅未極條貫）非服人之心也（上未得天下歸心如文王此皆言未能循於王道以略信之故猶能致霸也）鄉方略（所向唯在方略不在用仁義也）審勞佚（審以佚待勞之術也）謹畜積（謹嚴畜積不妄耗費）脩戰備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

（齺齒相迎也齺然上下相向之貌齺士角反）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其彊殆能危中國）無他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能濟義略信而行之故能霸也）挈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也提挈一國之人以呼召功利言所務唯功利也功役使利貪求之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張開）内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謂若梁伯好土功詐其民以爲寇將至之比也）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謂若楚靈王以義討慶蔡因遂滅之之比也）内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離析）如是則敵國輕之（不得人心故輕之也）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綦極者則滅亡）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爲五國所伐皆薛公使然故同言之也）故用彊齊非以脩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爲務（綿綿不絕貌引讀爲靷靷引軸之物結引續靷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薛公不脩禮政但使說客引軸馳騖於他國以權詐爲務也）故彊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二十三年與秦敗楚重於泗上南割楚之淮北也）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史記閔王二十六年與韓魏攻秦至函谷軍焉）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溫舉謂舉其國而滅之也）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齊西振擊也槁枯葉也言正當權謀強盛之時雖破敵滅國及樂毅以諸國攻之若擊枯葉之易也）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戮（爲天下大戮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也）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後世稽考閔王爲鑑鏡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者用

（義也王不善擇若用權謀也）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所處也錯讀為措）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塗薉則塞（不可不善為擇道路而道達之薉與穢同塞謂行不通也）危塞則亡（所以為王善擇）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節七然後為安或曰脩封彊立城郭之謂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設問之詞卽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道之求誰人付與之誰子猶誰人也慎子曰棄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各辭也道皆與導同）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荀子多重敘前語者叮嚀之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不以積久之法持之則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憚與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此積久之法坦坦然無變也巢子曰有陰而遠者有坦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同是坦明功者豢古憚與坦同）改玉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非法變也或曰國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行步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國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今日之事明朝不同言易變也一日之人謂今日之生未保明日言壽促也厭讀為黶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鄭注云閉藏貌言事之易變人之壽促如此何故有黶然深藏千歲不變改之法乎）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謂使百世不易可信之士為政）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亦問之）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以壽千歲也能自持則能持國）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

所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君不可獨治也）然則彊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文王太公也）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彊（謂若燕昭樂毅也）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之比也）綦之而亡（宋獻之比）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者大之極也）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小巨各半如水之分流也）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恤親疏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己者之用）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重言】（一云云見彊國篇又見賦篇）此之謂也（粹全也若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即巨用之綦大而王者也駁雜也若齊桓外任管仲內任豎刁即小巨分流者無一焉而亡无賢人若厲王任皇甫尹氏即綦小而亡者也）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禮能正國譬之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辨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故錯之而人莫能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者也）【互注】（禮記經解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逸詩）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此之謂也（爲爲礼也）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

哉譬之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用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綦極也或爲其傳寫誤耳佚安樂之也）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辨彊國之道）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彊固之道焉（有讀爲又辯分別事）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

重言（孟盡心下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枝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中樂竝音洛）闇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計校）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於乎讀爲嗚呼若言如此之言謂已上之說）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在知其道守其職也）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治詳備一日如委曲列之無差錯也）是以所使夫百吏官人爲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爲之則不足以此害人君游燕之樂也）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循也宿道止於道也鄉方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宿道鄉方爲務不敢苟好詐也）是夫人主之職也（論相人主之職不在躬親小事）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事佚）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

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重意】（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業耕稼也耕稼窮於此无所移於人若人主必窮治小事則与匹夫何異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之大自稱日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爲之故得如此尹子曰堯南撫交阯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然也韓子曰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日音人實反）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耗謂精神竭耗悴顦顇也）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臧獲奴婢也方言云荊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擒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爲奴婢者故周礼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稾勢業權勢事業也）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以是一人之寡縣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爲之言力不任之也）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墨子之說以自勞苦）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政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總領也議其所說統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三公如於內是總方而議也）則天子共己而已矣（共讀爲恭或讀爲拱垂拱而已）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謂如論德使能官施之事或曰若順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禮法大分在任人各當其職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患人主不知小國）

（可以取天下之道）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非謂它国）
（負荷其土地而從我之謂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天下歸之也）彼其
人苟壹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它（彼国之人苟一於我則其土地奚徃哉）
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此論百里
国取天下之道賢士有道德者）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能士
者材藝也）脩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
之民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民順服也）賢士一
焉能士官焉好利之民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
是其外矣（其謂俱為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勢矣（竭盡也有等位爵服
官職事業是天下之勢聚於此）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著明也言極
忠信明仁義足以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

先危（兩者合謂能盡勢盡人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皆歸之）羿蠭門者善服射者
也（蠭門即蠭蒙學射於羿羿蠭蒙善射故射者服之蠭音逢）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
（王良趙簡子之馭韓子曰字伯樂造父周穆王之馭皆善御者也馭與御同）聰明君子者善服人
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已於服
人矣（王者之功盡此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
羿蠭門矣（射及遠中細微之物）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
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荀卿
在齊楚秦天下彊國故制之者也）其用知甚簡（用智慮至小也）其為事不勞而功
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以
為難（明君以任賢為寶愚者以絍賢為難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

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而制之（重多也直用反）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謝甚高（謝与榭同）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礼之与制如此其盛言盡人情之所欲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挾讀爲浹浹洽也）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要政令之要約也礼記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也）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侈者侈離乖離皆謂不遵法度）名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影響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衆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間靜莫愉焉（愉讀爲偷或讀爲閑愉樂也）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睪牢未詳睪或作畢畢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宰牢戰國策燕太子丹謂荆軻曰秦有貪功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海内之王其意不厭或曰睪讀如以薄茶蔘之薄薄牢与漢書立嫂嫪毐同皆料理斡運之意也）人苟不狂惑戇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違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妒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踈賢也偏舉偏黨而舉所愛）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踈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廣焉開泰貌或讀爲曠誠能實能也）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禹舜還至王業還起（還復）功一天下

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可以察如此之言也）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楊朱戰国時人後於孟子与墨子禽滑釐並誦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与墨相反衢塗歧路也秦俗以兩為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覺知也半步曰蹞跌差也言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故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塗（此謂求誠能之士也不求則滅亡故可哀甚於衢塗也）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嘆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国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韋昭曰病也無行而罷周禮以嘉石平罷民謂平之使善者也）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〻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也）上一而王下一而亡（一謂令行之也）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武王以鄗（鄗与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服從無他故焉四者齊也（齊謂無所闕也）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即序於有天下之勢謂就王者之次序為天子）是無他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不以豪末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舉以況愛之孝經曰

（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上民乎）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爲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故不敢踰越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所同用民之道而得民也）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餘並已解上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權制物使稱於用稱尺正反）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人徒謂徒給繇役者械用器用也皆有等差皆得其宜也挾讀爲浹）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數度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列官之人使吏所使役之吏數閱數也大君子用人君上）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所隆之政也當丁浪反）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主百事之要約綱紀者謂相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也（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爲君人）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論說之中无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也當皆丁浪反）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爲（而爲皆助語也）垂衣裳而天下定（垂衣易繫辭垂衣裳而天下治）故湯用

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卑言功業卑於王者伯讀爲霸）齊桓公閨門之內懸樂奢泰游抏之脩（懸樂懸也泰與汏同戲玩与抏同言齊桓唯此是脩）於天下不見謂脩（天下不謂之脩飾也）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是亦無他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要守在任賢也互注語憲問篇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知者易爲之興力而功名綦大（智者知任賢之君）舍是而孰足爲也（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爲之言其餘皆不足爲也）故古之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其任賢之事）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音智下如字知讀爲又智下同守少謂任賢恭己也）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百事者也事煩則狂亂也）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行无越思）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越也）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閒讀爲閑辟讀爲僻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徵驗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主道治近不治遠（人主之道如此）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治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當丁浪反）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互注語先進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与子曰過猶不及）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

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惑）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故荒也）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觀其盛者也（論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綱紀也盛讀爲成觀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治考其得失也要一遙反）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修飾使各當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誠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誠功當爲成功效致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索求也休息也）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

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賞當爲尚）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濆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濆與湲同八水貌也）生民則致寬（生民生活民謂衣食也）使民則綦理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毫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無他故焉（不愉不字剩耳）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突大凌觸盜竊也）權謀傾覆以示

之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俳優倡優侏儒短人可戲弄者悖亂也）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致勞苦是故百姓賤之如尫惡之如鬼（字書无尫字蓋當為尫病人也禮記曰吾欲暴尫而奚若新序作賤之如魀豕也）日欲司間而相與投藉之去逐之（司間伺其間隙投擲也藉踐也）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為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論說之中無以此事為得也卒千忽反）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往與人也審慎其占人道爲後來報我也）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尚上也使小人在上位而作威也）以非所取於民而巧（若兵甲作賤之類也）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厭足也一占反）不好循政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啖啖并吞之皃）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事任也謂斷決任事於外也）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故事變也）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以不隆義禮爲成俗）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為之不然必將曲辯（辯理也委曲使歸於理也）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貴節死制者矣（節中義制職分）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

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秩祿也制數百[illegible]必將齊一其制度處育守也厚重其秩祿使不貪也）關市幾（察）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質律質劑也可以為法故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姦人不偏聽也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謂平市價今之月平是也鄭康成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皆今之券書也[illegible]民傳曰[illegible]者質[illegible]董通非由質要或以[illegible]正也）

互注（孟梁惠王下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

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愨而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此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時斬伐如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illegible]月斬陰木是也佻與窕同緩謂不迫促也[illegible]巧者[illegible]不迫促則百工自利之定若[illegible]年國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於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令吏重其賦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趣三年臺成而[illegible]民[illegible]故上悅乎遊民足乎食[illegible]此謂也）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任質朴而力作不務巧能也）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illegible]）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所求之物皆給足也）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彊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辯也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勝斛敦槩者所以爲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人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符節別契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

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故賞不用而人勸罰不用而人服有司不勞而事理政命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籍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人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詘而不悖請問爲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

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爲身也謹脩飭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惑於天地萬物也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成其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

閔明達用天地理萬物變而不凝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禮也請問爲國曰聞脩身未聞脩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聞脩國也君者人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也而不能愛人不能利人而求人之親愛己不可得也人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人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

樂是闖難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脩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積畜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人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太師維

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止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愨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

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遊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珍備是術也聖王則術以明辨異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爲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大夫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

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止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愨夫是之謂政敎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

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肢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爲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徑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

之痤也偱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陷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主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城固外以距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他故莫不失之是也故

國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爲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齳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

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愛其下猶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施易齵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

謂國具人主不能不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可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源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晻謂之危國雖臣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材人愿拘錄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脩飾端正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脩業不敢益損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知愛人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未及君道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然後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

是人主之要守也主不能論此三材者與臣下爭小察而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成此之謂也

纂圖互注荀子卷第八